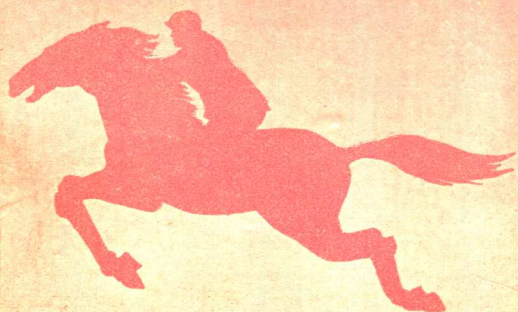


跃进的人们

打破自卑感 农具大翻身



25

4

北 京 出 版 社

中国农村改革 30 年 农村改革 30 年

打破自卑感 农民大翻身



中国农村改革 30 年 农村改革 30 年

躍進的人們之三

打破自卑感，農具大翻身

共青團北京市委員會青農部編

北 京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八 年

打破自卑感，农具大翻身

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青农部编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琉璃胡同3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张：2 4/16·字数：42,000

1958年7月第1版 195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统一书号：10071·298 定价：(5)0.17元

編 者 的 話

和全国各地一样，在去冬今春开展的以积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生产运动的同时，北京郊区农村也开展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农具改革运动。运动中出现了许许多多改革农具的青年积极分子，他们创造和改进了成千上万件农具。

这些青年中有的是普通农民，有的是最近几年回乡参加生产的高小毕业生，也有的是下放到基层工作或参加劳动的干部。他们都没有上过什么大学或专科学校，有的连一天书也没念过。他们之所以能够有这样多的创造，就是因为他们具有“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高贵品质，和敢想敢干、虚心学习、刻苦钻研的革命精神。

为了广泛地传播他们的先进思想和先进事迹，我们收集了十一位在农具改革中的先进青年的事迹，编成这本小册子。

这里所介绍的先进人物，都有着他们所走过的艰巨、曲折的创造过程。他们在没有创造之前，也有过一般青年所普遍存在着的自卑感，认为自己是“黄土脑袋”，创造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事实证明：只要破除迷信，砍掉妄自菲薄，“黄土脑袋”、“大老粗”，也能创造出很有价值的工具来。

在創造过程中，他們都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同时他們還曾听到了一些冷諷熱嘲。但是他們在黨團組織的支持和幫助下，以頑強的干勁和勇氣克服了困難，終於獲得成功。這些事例給那些思想還沒完全解放，還未能積極大膽地投入農具改革運動中的青年，樹立了良好的榜樣。

因此，我們希望通過這本小冊子的宣傳，能有更多的青年在黨所領導的技術改革運動中走在最前列。

共青團北京市委員會青農部

1958年6月24日

一个敢想、敢干的年轻人

——記創造花生播种机的崔登起

魯 文 华

初春的早上鮮紅的太陽照在陰山支脉的峰頂上，發出了閃閃金光。一條灣灣曲曲的小渠沿着山坡向南申展开去，清清的渠水灌溉着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鎮工农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肥沃土地。田野里三五成群的社員揚鞭扶犁进行着緊張地春耕播种，山坡上一群青年小伙子和姑娘們在說說笑笑的修剪着果树枝条。

“瞧！花生播种机来啦！”不知誰在地里喊了一嗓子，声音剛落，小伙子連臟帶蹦地跑下了山坡，不一会地里就圍了一群人。人群中一个黑臉膛、粗眉毛、大眼睛、精神煥發的小伙子，指手划脚給大伙講解花生播种机的操作方法，他就是花生播种机的創造者崔登起。

这个貧农出身的小伙子，从十多岁起就参加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家人累得七死八活，也还是吃不飽穿不暖，直到解放，家里才分了地、翻了身，又加入了合作社。从此，他愉快地劳动在自己的土地上。

还是在1956年的一天，登起与社員一塊鋤花生地里的草。这是一个非常炎熱的天气，他們一个个累得滿头大汗，可一天也还是鋤不了几亩地，他曾想要是能够創造一种机器代替

人工来鋤地該有多好哇，可又想：像我們这些没什么文化的人又能創造什么呀，別瞎想啦。

一天登起正在地里干活，李鎮長也来帮忙，休息时，就和他拉起家常話。李鎮長微笑着对登起說：“累不累、干的緊張嗎？”“这时候緊張，春天耥地比这还厉害。”登起皺起了眉毛說。李鎮長緊跟着問了一句：“想法解决一下不好嗎？”登起搖了搖頭說：“怎么解决？人就是这么多。”李鎮長抬头凝視着头頂上蔚藍色的天空，沉靜地深思着。老半天才用試探性的口吻說：“要是能够創造个花生播种机就好了。”他又用親切的眼光看着登起問：“小伙子能試驗試驗嗎？”這話正問到登起心坎上了。他眼睛里閃出亮光，兴奋地說：“我早就想搞，怕不成沒敢說。”李鎮長微笑着鼓励他說：“这不要紧，大胆試驗吧！失敗了再来。”“那就試試看吧！”登起愉快地回答着。紅日西沉他倆就分了手。在回家的路上，登起一边走一边回味剛才和李鎮長的談話。他又想起社員干活时一个个累得滿头大汗的情形，一架播种机的影子就出現在自己的眼前了。到家后，登起一边吃着晚飯，一边就把自己要創造播种机的打算告訴了媽媽。只見老太太用手抄了一下鬢角上的頭髮說：“年紀青青的能創造什么呀！我瞧还是好好干点活，比什么都强。”登起知道空喊是說不服老人家的，还是得作出样子来，因此，他不再与母亲繼續談这个問題了。

深夜，四周已鴉雀無声，只有牆上挂鐘在滴嗒滴嗒的响个不停。按照已往，登起干活回来总是躺到炕上就睡着的，可是今天却总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覺。他反复地琢磨着花生播种机的事：創造什么呀？怎么去創造呢？千絲万縷沒

个头緒。他索性爬起来点上灯，拿起白天削好的鉛笔，一边想，一边画，一直到深夜兩点多鐘也沒画出个模样来，但是，他没灰心。登起就这样，想呵画呵一直弄了兩三个月，仍然沒有結果。他是多么心焦呵！一天晚上，登起又在屋里思索着机器的事，母亲正好在地下用斗一斗斗的量着粮食，登起兩眼有意無意的落在斗上，他猛然心里一动，心想：一个斗能够控制一定数量的粮食，假如在一个木輪上按一定距离挖一些同样大的木槽，上边安一个輪种管將种籽輪进木槽里，再拉动圓木輪，种籽不就可以一撮撮掉到地里嗎？这么一想，心里就亮堂了，好多天的悶葫蘆算是有了头緒。他激动得忘了睡觉，連夜画起圖来，画完后他長長的出了一口气。这时才觉得拿鉛笔的手指有点酸木。稍微休息一下，他又兴奋地拿起圖来看了又看，忽然又皱起眉头，想着怎样叫种籽播到地里，又怎样叫木輪轉动呢，一系列的問題又涌現在腦海中，他左手支着头，爬在桌子上立刻又进入沉思中，等他把开軋器、鎮压輪想好画好以后，已經是鷄叫三遍，东方發白的时候了。激动的心情使他忘記了疲劳。媽媽做熟飯，他胡乱地吃了点粥，拿起圖样一溜烟似地跑到老社員王有才家里。五十多岁的王老头正在屋里吃早飯。“您看怎样？王大爷。”登起一脚跨在門里，一脚在門外說。王老头放下筷子，惊奇的問了一句：“看什么呀？”“我画了个播种机圖，您看行不行？”登起乐呵呵地說。王老头微微一笑說：“好，等我吃完这点飯就瞧。”“先瞧瞧吧！”登起那管三七二十一伸手就把圖摆在王老头面前。真是年青人脾气，王老头只好放下碗拿起圖来看。登起在旁边看着王老头一边看，一边不住点头，心想：“得，八成

有門道。”老半天王有才開了口說：“這個機器好是好，可還不成。”“怎麼不成？”登起趕緊問了一句。王有才用手指着圖說：“種輪有了，可是沒有擋頭說不定輪子一轉種籽就會跑了呢。再說轆頭升降器攔在後邊也不一定行。”登起一聽有點道理，可又一想他也沒什麼根據，不識多少字，要說種地成，研究機器也不一定怎樣。他抬起頭笑了笑說：“我再想想看。”

在一輛長途汽車里的人群中，坐着一個拿着小布包的年青人，這就是登起。他為了鑒別自己創造的機器，帶着興奮而又疑慮的心情，來到北京農業機械研究所。下車後興沖沖地走到門口，但他突然間又停下來，心想人生地不熟，人家要不管呢？可又一想，都是為了社會主義建設，在黨領導下的人不會有這種事，他鼓起勇氣走進了研究所的大門。在這裡一位沈同志熱情地接待了他，登起說明來意，馬上拿出圖樣要求幫助研究，沈同志高興的答應了他。他們用尺量、用筆算，足足有一個多鐘頭。最後沈同志笑嘻嘻地對他說：“還需要研究擋帶擋住種籽流失。另外，升降器放在後邊只用一根繩子拉着，不能控制轆子深淺。”登起這時才服了氣，心想多年種地的老農民真是有豐富的經驗啊！離開農業研究所時，沈同志拍着登起的肩膀說：“小伙子！你的創造很有前途，有價值，還應該不怕困難繼續研究下去。”

轉眼到了1957年秋天，田野里到處呈現着丰收景象：黃登登的柿子挂滿枝頭，紅艷艷的高糧迎風飄舞。登起白天和社員一起忙着社里秋收，一到晚間就埋頭繼續進行他的研究工作。在這半年多的時間里，登起克服了許多困難，經過艱苦的鑽研過程。試制開轆器沒有錢買材料，他就將家里旧犁

轅改成新犁頭，為了解決犁頭升降器的问题，他反復觀察大車上的手閘和雙鏟犁的提閘，每一件細小的零件他都經過仔細地琢磨，並且不斷征求各方面的意見，他很快製出第二個播種機的構造圖樣，一切就緒，他又滿懷信心的第二次來到農業機械研究所，經過研究，領導上贊成他的設計，並答應給他製造一架播種機，實際操作試驗。登起見研究所這樣支持，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一天清早，登起剛下床洗了臉，正在吃飯，忽然砰的一聲門响，進來一個穿着深綠色服裝的人，登起趕緊走出來一看，原來是郵遞員給他送來一封信，拆開一瞧，上面寫着：機器已經製好，請拉回試驗……。這封信，真像一股暖流，溫暖了他整個的身心，他感到渾身都熱乎乎的。吃完飯，他馬上就跑到社里找到周主任跟他一塊到北京農業機械研究所去取機器了。

太陽偏西時候，他倆用小駱車把播種機拉到村邊上。一聽說要試驗登起創造的花生播種機，人們都怀着好奇的心情來觀看新鮮事，村東頭花生地里擠滿了黑壓壓的一大群人。“試試吧！登起。”周主任向登起說。一看到這麼些人，登起有點發慌，心想要是不成豈不是叫人家笑話嗎。周主任一看登起沒動，他就挽起袖子，別上烟袋轟駱就給，大伙轟的一下子都圍攏來，一看耕的深淺還差不多，但是，往後一瞧，種籽都成了碎粉，登起心里一陣激烈的跳動，兩眼直冒金星。社員羅文一見就撇着嘴說：“簡直是庄稼佬不認得豆腐——白肺。”有的青年小伙子也湊上來：“嘿！登起要成專家啦！可真不簡單啊！”登起一聽這些話，心里非常難過，回到家里飯也

沒吃，瞌睡大睡。

一个晴朗的日子，天空沒有一絲兒云彩，中午登起来到場里垛花生秧，正干得起勁，忽然一只有力的手拍了他的肩膀一下，登起回头一看原来是鎮党委書記和研究所的沈同志，他赶紧招呼他倆坐在柴禾垛旁边。剛坐下老沈就关切地問：“小伙子，机器試驗成功了嗎？”登起搖了搖頭說：“別提了，根本不成，种籽一播就碎。”老沈笑了笑說：“大部分都成，就一个碎种籽問題沒解决，就灰心了嗎？”这时候鎮党委書記也插了話：“天下無难事，只怕有心人。年青人遇到困难不應該灰心，更不應該怕任何諷刺打击。”領導的談話，使登起受到很大啓發，他表示再考虑考虑。分手时，鎮党委書記又對他說：“大胆想、大胆干，有什么困难鎮里帮你解决。”

夜晚，登起躺在床上回忆着領導的談話，和过去的一切，一年多啦，還沒成功。算了吧，免得劳神，費力受打击。可是又一想不行，党委对我这样鼓励，研究所不厭煩地帮助，劳动力又这样緊張，不干下去对得起党嗎？同时又想到人家王崇倫創造万能工具胎不是也遇到很多困难嗎？自己遇到这么点問題就回了头，怎么称得起新中国的青年哪？不能这样下去，非制成不可，他忽的从床上爬了起来，点起灯又繼續研究开了。就这样，登起又繼續鑽研了整整一个冬天，在他改制过程中，農業社又派了兩個木工协助他进行工作，經過反复研究終於發現，种籽所以軋碎是由于种槽挖的太直，輸种管里种籽還沒来得及裝到种槽里去，輪子就向前轉过去，結果就使輪子將籽碰碎。于是他又將种槽改为仰臉斜上，同时又創造了軸头离合器，这样轉起来就整粒的落在地下，經

过鉴定証明成功。南口铁路工厂又及时給他們制造了一个新的播种机，这台机器經過試驗証明，播种均匀，效果良好，过去每套耢子每天耢十四亩地，就得三个牲口拉，五个人点籽，一个人扶犁，而且手工点的种稀密也不均，現在只需要一个人，两个牲口就办了事，而且株行距都非常均匀。1958年全社一千九百多亩花生播种就省了八百多个劳动力。社員們看到播种机都搶着使用，打心眼里欽佩登起是个好青年，老社員高鳳桐一談起这事就豎起大拇指說：“这小伙子真不簡單，給咱社办了多大事，人家登起真是有点鑽勁。”小伙子們見了登起也都閃着羨慕的眼光問：“登起，你真成，沒想到你能創造这么好使的一个机器，我們要創造行嗎？”登起笑着說：“只要一心为了社会主义，大胆想，細心干，不怕困难，虛心向別人學習，每个青年人都可以創造，改良新式农具的。”

“黃土腦袋”也能創造新農具

——記紅十月社青年農民劉成創造馬拉聯合播種機的經過

王 慶 功

深夜了，劉成獨自一人拿着鉛筆在燈光下畫來畫去，也不知道他在畫什麼！滿紙上畫的都是大圈套小圈，上圈連下圈。他拿着這張畫滿了圈圈子的紙，左看右看，如獲“珍寶”。看了足有半個小時。後來，他將這張紙放在桌子上又畫了兩條短粗杠，好像小車把。他拿起來又重新看了看，就高興地跳起來：拍了一下桌子連聲說：“成了！成了！”

“天什麼時候啦？你還不睡，明天不去干活啦？”劉成拍桌子，把他已經睡熟了的妻子喬秀珍震醒了。

“你別吵啦，我畫成了！”

“你畫成什麼啦？成天家畫，也沒見你畫出什麼東西來！”

“播種機圖。按照這個圖樣，我就要製做播種機了！”

“你那土腦袋要製成播種機，公雞也會下蛋了！”

劉成創造“馬拉聯合播種機”，不但有些社員不相信，就是他的妻子，也認為他是在做夢。現在播種機做成功了，社員們都稱贊這種農具好：“干活快，又省工，也不那樣累了。”但是誰知道這個青年，為了創造這台播種機，少睡了多少覺，化費了多少腦汁呢？

思想上的革命

1957年的春天，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社員們都忙着种地。刘成和社員們一起，扛着鋤到地里去抄阶子。抄阶子是菜地里最累的活茬之一，并且一般人还做不了这种技术活。社員們抄阶子都累得满头大汗，抄一趟阶子就得直起腰来喘口气。老人們常說：“干一輩子这活，到老了都得累成弯腰！”刘成这个年輕的小伙子，也累得腰酸腿痛，干一会就站起来擦汗。他一边干活，一边就想：“这活真累得厉害，怨不得老人們說，‘干这活把腰都得累弯了！’这种活，就不能想办法改革一下嗎？”他又想：“耕地的犁能往一边翻土，要是用兩個鏟片，叫兩边的土往一塊翻，这不成阶子了嗎？”想到这里他就有心想創造一个能代替抄阶子的农具，但是他又想：“要是用犁能行，这么多年来，早就有人做成了，还用得着我这个‘土腦袋’的人想这事，別逞这份能，还是用老办法干吧？”因此，就把这樁事放下了。

一年过去了，抄阶子的时候又到了。刘成今年虽然成了鍋駝机手，不干抄阶子的活了，但是看見社員抄阶子就又想起去年的事来了。一面开鍋駝机，一面就想：“做个長方形的架子，安上兩個鏟片，使兩边的土往当中翻，这个办法准能抄成阶子！”可是他却又想：“創造农具的人都是有文化的人，我斗大的字只識兩布袋，还能創造农具？还是算了吧！”刘成的思想正在斗争的时候，社員們也干完一段活，走到鍋駝机跟前休息了。事情真巧，在休息的时候，社員們又談論起抄阶子的活累来了。社員盧明軒說的更好：“社里耕地有了拖拉

机，澆水有了鍋駝机，怎么不想法买个抄阶子机？要是抄阶子机，咱們就不受这样大的累了！”

刘成听见这话，心眼里又活动了。他想：“小喇叭里广播說河北省农民在兴修水利的时候，創造了运土机，还听说看丹乡青年創造了打稻机，他們是青年，我也是青年，他們也沒有文化，为什么他們能創造，我就不能創造呢？人家敢想敢干，我就不敢干，这叫什么大躍进呢？做成就成了，做不成也甘心啦，試試看！”刘成这才下了决心。

一个成功的“夢”

刘成一連画了十多張圖，画到最后一張，自己才觉得有点像播种机样子了。他拿着這張沒讓群众看过的宝圖，就找乡团委書記去了。

“杜克文！我想做个播种机，能抄阶子，还能点籽。我画了這張圖样，你看行不行？”刘成的心跳动着，他瞪着兩只怀疑的眼睛，把圖交給乡团委書記。

“你画的這張圖不錯，可能行，咱們找做农具的鉄業組去，讓他們給提点意見，帮着做！”杜克文看了又看，也沒有看出這張圖哪兒像个播种机？其实这也不奇怪，一个沒有念过几天書的人，怎么能繪出精密而又准确的圖来？兩個人拿着這張草圖，就去找鉄業組負責人毛成海去了。

“老毛：刘成画了个播种机圖，你看咱們能做不能做？”杜克文把圖交給了毛成海。

“現在正搞农具改革，我們也想做新式农具，就是沒有圖样！”毛成海拿着圖样看来看去，还是看不明白。但是他知道

刘成小的时候，随着他父亲打过二年铁，不会画图可能会做，于是就說：“刘成也懂点铁匠活，我們一起研究着做吧！”

刘成見鉄業組不但願意借給打鉄用具，而且还要帮助做，真是高兴極了。他在社里找了些廢鉄，按照圖样就打起来。先做好架子，在架子下面安上兩個鏟片，又在鏟片的兩边做了兩個耱溝的楼腿，沒費大勁，这台播种机就做成了。这时刘成創造播种机的事，在社員中就傳开了。有的社員說：“刘成那孩子聪明，小时候又学过二年鉄匠活，能做点事！”也有社員說：“刘成打把鏟刀还成，造播种机是瞎胡鬧，做出来也是个样子，能看不能用！”他們还斬釘截鉄地說：“庄稼人要是能造播种机，工厂就得关門了！”

这台播种机到底能用不能用，不但社員們看法不一样，刘成自己心里也沒底。一天的下午，刘成和鉄業組里的几个人將这台新制的播种机抬到地里去試驗了。放到地上一拉，两个鏟片不封土，阶子抄不出来，籽也下不去，第一次試驗就失敗了。当时刘成並沒有着急，他認為主要毛病是鏟片高，翻不起土来，就抬回去修改了。他把鏟片降低以后，又作第二次試驗，鏟片还是不封土；第三次試驗鏟片倒是封土了，但把土堆成了堆，因此，还是抄不出阶子来。連續失敗三次，刘成可真急得出了滿身大汗。他想：“社員們都知道了，要是做不成怎么見人呢？看样子‘黃土腦袋’就是做不出什么东西来！”他扫兴地將未做成的播种机扔在鉄業組，就低着头回家了。他一边走一边又想：“团委会和生产队都支持我，社員們还說等着使我做的播种机呢，要是半途而廢不做了，多对不起领导和社員啊！这……这不能算完，还是得干，再找鉄業